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
第五回 裘教唆硬證報仇 陸夫人酬恩反目

詩曰：半七靈丹子母全，豈知秘術出真傳。
酬恩盼天書降，會看潛龍離九淵。

話說公差畢大臨出門作別，又絮了一回閒談，看看講到著己的話來，當下笑道：「尊處所許的心事，冷火放流星，速速速！足見大雅。」一齊大笑，相別去了。數日後，劉浣親送三百貫錢與了公人。皮廿九又幾次稟官催番，二公人怎敢耽擱，分投拘集原告干證等，齊入縣堂聽審。裘大尹喚皮廿九上前，細鞠前情。皮廿九將瞿天民同妹夫兔兒往河南討帳致死他鄉，又因妹子皮氏理論踢腹身死情由，細說一遍。大尹又喚瞿天民鞠問，瞿天民也將前因後跡一一說了；又喚干證裘五福、耿直審問。

裘五福道：「瞿天民與耿兔兒取帳一事，小人並不知情。但瞿天民於某日到耿家報知路途被盜，兔兒身死，彼時皮氏聞報情極，奔出堂外，問瞿天民丈夫致死根由，因瞿天民言語支離，兩下爭競起來。瞿天民激怒，一腳踢傷皮氏小腹，以致墮胎身死。小人是耿家貼鄰，的係目擊，並無虛妄，只求老爺天判！」瞿天民道：「皮氏因報丈夫身死，跌撞慟哭，夜間小產，血崩而死。他與小人內外相隔，何由爭鬧？這裘五福是皮廿九買出來的硬證，虛捏情詞，誣害貧儒。爺台不信，但問耿直，小人到他家報信時，曾見這裘五福麼？」大尹點頭道：「也是。」

就叫過耿直，問其備細。耿直道：「向日瞿先生來報兔哥被盜殺死，彼時嫂子顛狂痛哭，抵死追究不已，以致兩下角口一場，委實有的。直至夜深，嫂子小產身亡，並不見裘五福在小人家裡。」大尹冷笑道：「這狗才果是個硬證了！」裘五福爭道：「那一日瞿天民與皮氏爭鬧時，小的幾次勸解，雙手推瞿天民出去，他回轉身把皮氏一腳踢倒，血暈在地，又是小人攙扶進去，耿家男女都是瞧見的。況瞿天民與小人水米無交，何故將人命枉去害他？老爺問及小人，小人怎敢不說？再不信時，懇爺台親去檢驗皮氏屍骸，若果小腹無傷，小人情願反坐。」大尹尋思了半晌，喝皂甲將耿直拖翻，左足放上夾棍。這耿直年方弱冠，又自生得瘦小，足上被夾棍收攏，苦痛難禁，恰似殺豬的一般喊叫起來。瞿天民心下大是不忍，忙跪向前厲聲道：「踢死人命是實，小人情願招認，不必妄害他人受苦。」大尹令將耿直鬆了刑具，對瞿天民道：「汝既讀書，豈不知男女不敵，怎麼踢死皮氏？從實招來。」瞿天民道：「小人從河南被盜，空手回家，心下萬分煩惱，怎當那皮氏穢言罵及母親，小人思寡母孀居二十餘年，何忍遭小人之詬？因而一時怒髮，將那婦人踢了一腳。彼既身斃，償命何辭！為母傷身，死而無咎！」

大尹道：「本該重刑懲責，然為母殺人，慷慨認罪，亦有丈夫氣概，今且姑要」責令畫招畢，上了手杻，發下大獄監禁，待檢屍傷的實，定罪施行。皮廿九、裘五福、耿直釋放寧家，俟後發落。這一行人出了縣門，一路上耿直啼哭，埋怨裘五福惡毒害我受苦。裘五福笑道：「好兄弟，你年紀小，不知當官對理的利害。若不是我口舌利便駁駁你時，險些兒夾棍移在區區腳上了。兄弟不要發惱，請你吃一壺消釋罷！」三個人且到店中吃酒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劉浣當日在縣前探望，已知瞿天民下獄，乘晚奔出城外，報知元氏。婆媳的啼哭苦楚，自不必說。次早，劉浣又齎銀兩親自往獄中上下使用，故瞿天民不受凌辱，早晚飯食茶水又得到劉浣令人齎送。世上這樣的朋友也是罕見的，有詩為證：

但知錦上添花，誰肯雪中送炭。

果能患難相扶，方是錚錚鐵漢。

話說裘大尹於次日委縣尉帶領仵作人等出郭外檢看皮氏屍首，瞿家又無錢財使用，仵作等照傷填報縣尉，復了堂上，裘大尹依律擬絞。皮廿九見官事已結，央免裘五福去見濮員外，取那前項銀子。員外和女兒商議，濮氏道：「據我主意，這一股銀子不要與這廝，看他怎生奈何我？如今縣官審結，瞿先生已自成獄，還怕那禽獸告我不成？」濮員外道：「這事怎麼行得，那潑皮游手好閒，慣於無賴使詐。若措銀不與，彼必空中生有，尋釁圖害，你孤兒寡婦家，怎與那破落戶掙得潔淨？只索賞他罷了。」濮氏不敢違拗，依數稱兌銀兩。濮員外令裘五福交契付銀，兩下明白。皮廿九得了七分，裘五福得了三分，歡天喜地，備辦三牲酒果，酬神化紙畢，遍請日前幫打的那一班兄弟散福不題。

且說耿寡婦初時見皮廿九單告著瞿天民，心下老大不忍。暗想：「我感他一念志誠，賴完節操，實指望托彼索取賬目回時，厚贈以報其德。誰想他恁地命薄，途逢盜劫，復遭淫婦之死，累及大訟，這是我的罪孽。」每每欲暗中資助救他，奈因皮廿九預先說破，又慮人命干連，掣肘難行，鬱鬱不樂。此時見訟事已結，諒來無礙，令家僮不時饋送柴米菜食列瞿家來，又常撥人齎盤纏進獄中探望，瞿生不勝感激。自天民入監之後，捻指間又早秋去冬回，正值早春時序，有宋賢王介甫古詞為證：

平岸小橋千嶂抱，柔藍一水縈花草。茅屋數間窗窈窕。塵不到，時時自有春風掃。午枕覺來聞語鳥，敬眠似聽朝雞早。忽憶故人今總老。貪夢好，茫茫忘了邯鄲道。

話說裘大尹有夫人陸氏，身耽六甲，此際已及臨盆。當日午後，大尹正在廳上與同僚賞春公宴，忽衙裡報說夫人一時腹痛難禁，發暈不止。老妻驚駭，別了同僚，急入衙來。只見夫人面青氣喘，手足發顫，昏迷不醒，勢甚危迫。大尹慌張，忙差人喚官醫看視，一面叫穩婆守生。醫官診了脈息，稟道：「夫人六脈皆沉，此是胎氣上激，所以發暈。胎下即生，不然難保。醫生只有一劑順氣催生散，庶幾可療，不敢擅用，乞老爺鈞旨。」大尹道：「既有對症之藥，怎麼不用？」急救煎湯調藥，又令穩婆入房內試湯。穩婆看了，稟道：「奶奶胎氣不好，竟無門路可以下手，多分是逆而衝上，怎麼得他下來？」大尹忙灌湯藥，夫人發暈不受，合衙人慌做一團。自午至晚，連接十餘個醫人看視，議論不一，不敢下藥。眼見得奄奄垂絕，裘大尹乘晚差人往鋪戶取辦棺木緞匹伺候。這消息傳入獄中來，說夫人如此如彼，病危將死。瞿天民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對牢子道：「夫人病體雖危，我有妙劑，手到成功。」牢子道：「衙裡用了若干醫士，奈何藥不下咽，故不能治。你雖有妙藥，也無用處。況奶奶病勢十分危篤，命在須臾，兄莫要惹禍，拖累我受竹片。」瞿天民道：「我這藥比仙丹還勝十倍，醫過了千百人，無有不驗。只消半匕入口，管取母子團圓。禁子哥相煩一稟，倘夫人無恙時，也同吃一杯喜酒。」牢子大著膽奔出獄門，忙到衙前擊梆稟知。裘大尹聽了，急令牢子請入衙裡來。

瞿天民跪下叩頭，大尹扶起道：「倉忙之際，不須行禮。」瞿天民道：「待犯人細診夫人脈息，方好隨症用藥。」大尹帶進臥榻前，瞿天民將夫人六脈診了，稟道：「夫人貴症雖危，犯人之藥可療，爺台寬心，不須憂慮。」裘大尹大喜。

瞿天民袖中取出一包細黃末藥，稱了分兩，又用陳年好酒燙熱，將末藥調勻，用盞子緩緩灌下。初下咽時，微微作嘔，及至藥盡，頻頻作嘔，一股熱氣直衝將下去，夫人才得甦醒，開眼見了瞿天民，對丈夫道：「腹中墜下緊急，多應分娩，這人且教迴避。」大尹發付瞿天民回獄。少頃，夫人產下一個孩子，合衙歡喜。次日，同僚官吏並縉紳大戶都來慶賀。有詩為證：

拘病奄奄勢漸危，豈知狸狔隱仙機。

青囊秘術人能解，半匕柑瓢可作醫。

卻說瞿天民用藥救醒了夫人，入獄中對眾人說了，眾囚犯、禁子都稱慶道：「老爺必有重賞。」次早，又聞知產下的是個公子，合獄歡喜無限，眼巴巴望著賞賜，一連十餘日不見動靜，瞿天民懷疑不樂。原來夫人陸氏年過三旬，未經孕育。

有次室花氏已生二子，當下見夫人產下一個男兒，心生嫉妒，暗中悒悒不平，深恨這罪犯用藥救了他母子二人性命。裘大尹幾次要喚瞿天民進衙酬謝，被花氏阻撓住了，故此遲不提起。

忽一日，夫人晚酒之間，見乳婆抱著孩子，站在桌旁，夫人將指甲挑酒，滴在孩子口中，逕能舔嘴咂舌咽將下去。夫人欣然歡笑，猛省起日前昏憤之際，虧那人靈藥救了性命，生下此子，萬分僥倖，問丈夫道：「向日用藥醫士是何處人氏，有此妙劑，相公曾謝他否？」大尹笑道：「那裡是甚麼醫生，乃大獄裡一名死犯，偶爾湊巧，何功之有？」夫人道：「彼時妾身臨危，若非這人靈

藥，我母子二人已登鬼，汝言無功，何矯倖無情之甚！」大尹笑道：「自古說藥醫不死病，佛度有緣人。這一服藥，終不成是九轉靈丹，恁地靈效，還是卿命不當死，所以偶中耳！況這廝是本縣的罪犯，夫人如要謝他，不過賞其酒食，寬其比較便了。」夫人怒道：「我母子二人，只值得一餐酒食麼？我曉得了，你只重著心上人那兩位賢公子，巴不得我那日坐草身亡，汝等好一窩一處的享福，省得我礙眼，故用藥有功之人，反遲延不行酬謝，好薄情的畜類，奸險的冤魂，我好氣也！」不覺敲桌打凳，哭將起來。裴大尹沒做理會處，忙忙勸道：「我的奶奶，不必發惱，適才言語乃戲謔耳，我畢竟還要重重賞他。」夫人不理，只是啼哭，一時間心腹作痛，驀然暈倒。大尹懊悔不迭，急向前扶抱，徹夜未曾合眼。

至曉，病癒沉重。大尹又差人遍請醫士診視，醫人道：「夫人因怒氣所觸，致使惡露阻滯，不能通徹，因而作痛。若用順氣行血的藥餌，庶幾寧貼。」大尹速催煎藥，親手奉與夫人，夫人將藥碗一擲，潑了做官的兩袖，呻吟道：「還用甚藥，不如死休，你二人好自在快活，不必恁的虛撮腳、假心忙，這藥斷然是不吃的！」大尹甜言勸解，夫人閉口不睬，拖纏三日，湯水不進，一絲兩氣，看看待死。大尹埋怨花氏道：「都是你這花嘴賤婢，誤我大事。早知賞了那廝，也免見今日之禍。」

花氏笑道：「男子漢自無主意，反怨著我婦人！閻王處先注死、後注生，死生有命，恨我無益。我想那死囚既能醫得難產，則產後諸病亦能治療，何不喚他人進診看脈息，老爺再委曲勸諭服藥，或者救得也未可知。如不能救，只係大數已定，何須嗟怨。我也是受不得凌逼的，再若落寞我時，須索尋一自盡，落得耳根清靜。」大尹聽了，不敢多言，躊躇一會，差門子拿頂舊巾，道袍鞋襪，往獄中取監犯瞿天民講話。不移時，瞿天民進私衙，禮罷，大尹令丫鬟與夫人說知。夫人昏暈中聽得說是獄犯瞿生問安，心下明白，忙吩咐請進來。瞿天民臥榻前跪下，夫人開眼見了，急喚丫鬟扶起，移過椅子來坐地，夫人雙手按著疼痛，呻吟道：「日前賴先生妙劑，母子得以全生。奈我那做官的不知恩德，一謎地糊塗吝嗇，故我毆氣染疾，多分不起。我死之後，做官的放先生出獄，只索罷休；不然，九泉之下，決不放他！」瞿天民道：「奶奶寬心，不要為罪犯淘氣。奶奶貴恙是瘀血刺痛，不死之症，犯人有藥可療，何須過慮。」

夫人道：「我已誓不服藥，何必先生費心！」瞿天民勸道：「奶奶千金之軀，豈可自棄？況公子初生，正要奶奶撫育成人，以待皇誥榮封，受享天祿。奶奶設有不測，則公子何依？縱有人伏侍看管，焉能如奶奶貼心著意？罪犯苦口相勸，乞奶奶及早服藥病痊，撫養公子則個！」夫人聽了，潸然淚下，帶淚道：「謝先生良言，敢不敬聽！願賜靈劑，以救殘喘。」大尹在旁聽了，心下才撇下一塊。瞿天民令取砂仁煎湯，袖中拿出一包黑細末藥調和了，大尹遞與夫人吃罷，頃刻間腹中作響，漉漉之聲不已，漸覺疼痛稍定。瞿天民辭退，夫人留住側廳待飯，令二公子相陪。大尹細問前後所用藥餌是何物件，如此靈異，瞿天民道：「前次夫人臨產的藥，乃柑子之瓢，今日用的是乾荔之核耳。」大尹道：「這二物乃平常果實之類，非藥品也，何以有驗？」

瞿天民道：「此二品雖非異物，實產門之要藥。這柑子別名木奴，中國雖有，不如西域者佳。其木婆娑，其葉纖長，其花香韻，其實圓正，膚理如澤蠟，皮薄而味珍，脈不黏癩，實不留滓，名為乳柑，性寒順氣，最能治產前諸症，療胎氣上衝者更驗。此荔枝閩中者為第一，蜀州次之，嶺南為下，總不若出於西戎之為奇異。本如帷蓋，葉如東青，花如桔而春榮，實如丹而夏熟，朵如蒲桃，核如雞舌，殼如紅繒，膜如紫絹；瓢肉潔白，如冰雪漿液，甘美如醴酪，氣味純陽，多食能令人醉；實能止渴，善生心血，通神益智，健氣補脾；核入厥陰，行散滯氣，故能治產後諸疾，氣壅血滯、刺痛煩悶者用之最效。此二品乃海外丹方，其妙無比。夫人貴症相合，服之無有不痊。」大尹令公子謄寫書上。

正談論間，丫鬟報說：「夫人痛定腹饑，欲進飲食，問瞿先生可用否？」瞿天民道：「氣行血散，自然思食，用些無害。」

大尹欣喜道：「賤荆之命，賴君得以再生，豈忍君久困囹圄而不拯救？但日前擬罪審單，已行申詳各處上司，今倉卒間難以更換，只候省院復刑官長到臨，君令寡母齋冤狀攔街叫屈，天幸批得詞狀到本縣時，君罪可脫矣。」瞿天民跪下道：「感老爺再造之恩，使犯人重見天日，倘得寸進，敢忘銜結？」大尹扶起道：「以德報德，出於自然，彼此不必稱謝。」當下瞿天民拜辭回獄。不覺又過月餘，忽報朝廷欽差天使到來。不知有何聖諭，且看下回分解。